

无言的圣莽山

克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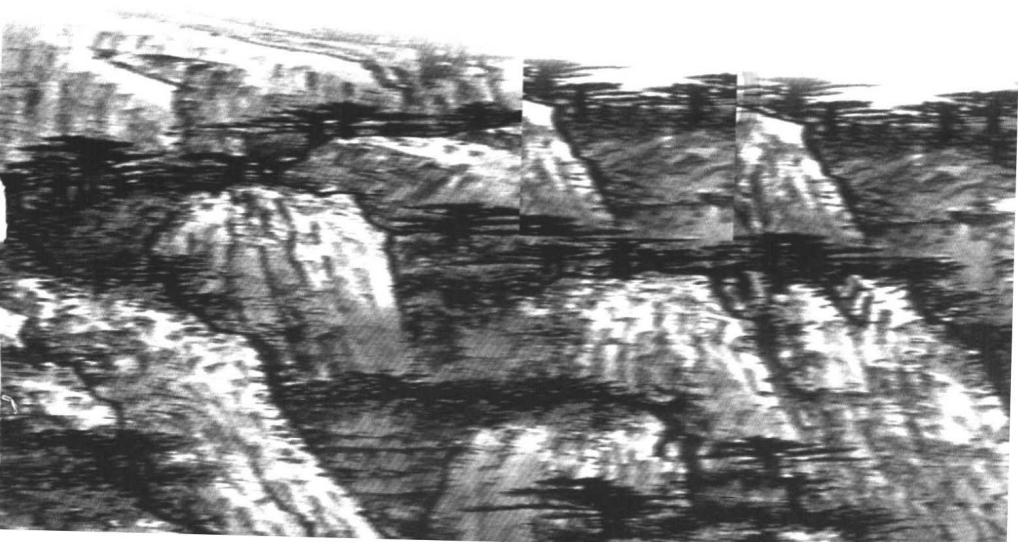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无言的圣莽山

克非·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周艳梅

无言的圣莽山

克 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78,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691-3/1·1367 定价：12.50 元

过去,现在,未来,圆圈一个,无始无终。象征什么,月亮?太阳?宇宙?不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共同崇拜的图腾。

——摘自一个守林人刻在树干上的话

天空,云层厚重,有白有黑,有绿有红,互相冲撞转换,形成汹涌的波涛。波涛之上浮着一轮巨日,光芒四射,以致远在天际的云团,无论是何种颜色,都镶上了透亮的金边。巨日旁边有一个月亮,同样很圆:环形山构成的树状的阴影,神秘隐约,似乎在迎风晃动,又仿佛孕育在母腹中正成长在某个阶段的胎儿。因此月亮和那柔和的光就带有了几分女性的妩媚。但不是普通女性的妩媚,而是透着大自然的固有的气质。其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要调和一下淡化一下旁边那巨日的永远君临一切的威严。

从环境看,是片森林中的洼地。四面峰峦重叠,树高林茂。人,许许多多的人,有大有细,有隐有不隐;长发,赤身,腰围兽皮;有的挽着弓箭,有的投出了标枪,有的高举火把,有的奋臂呐喊。一场人和兽的近身肉搏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不少,兽也多,互相扭扑在一起。大象的巨蹄,昂向天空的长牙;雄狮威武的头颅,扬起扑腾的利爪;野牛形如弯弓的尖角,随风掀起的鬃毛;人手中的木棍、长柄石斧以及已经熄火

但在冒烟的火炬。似乎都脱离了本体,分解成了局部,断碎为残骸,混杂成一堆,难解难分且难辨认。有如一大锅正在沸腾的粗煮的乱七八糟的食物。

洼地中间,战场的中心地带,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树,密浓的阔叶茂盛的枝桠组成一个形如孤岛又似看台的去处。一群鸟儿正从那里惊起飞向天空。几只状貌仓皇的猴子躲在其中。猴子之上,鸟儿之下,即树冠顶部,有一个人出现:只一张脸既圆且阔,差不多如同云海上的那轮太阳。他似乎是个局外的看客,又似乎是位裁判,静候着谁胜谁负。不过那须眉皆张的模样,说明他内心很激动,态度也不超然,有倾向。倾向人?极可能,因为他到底属于人类的一分子;但也可能倾向野兽,因为那神情那长相,那透露出的气质,与其说和人相似,倒不如说更和野兽接近。

这就是川西北圣莽山的一副岩画。地点在那山中座西朝东的火烧崖,出自原始先民之手。或者说,是先民、大自然、时间三者先先后后共同的杰作。无先民,没有那最初的操作;无大自然,没后来的类似梦幻的增添;无时间,则没有恰到好处的删削。这删削有粗暴之嫌,造成千古遗憾。但这遗憾恰恰又是最令人神往和遐思之处。

古往今来,看见过这幅岩画的人肯定不多,也许是极少极少。凶树则相信,只有他,或者他和他父亲老歪檬看见过。而他真正说来也只见过一次,因为那角度那季节那时间太难太难相对上了。还有人的情绪,不具备那样的情绪,你是看不见的,即使你有本领攀登到那几百公尺高的崖壁之上。

人,生在上,安心活下去,是少不了取个名字的。但凶树两字,实在糟糕透顶。叫树,可以,叫树的人多矣!为什么偏偏在树前头加上那不祥不吉的字眼。可是,他就那样叫下了,从呱呱落草那一时刻起。

人说,注定的他不会有好命好运。极可能跟他老子一样,准有一天,不是他杀死人,就是别人杀死他。果然,统共才二十多年间,他竟数历危境,两次几乎被突然暴发的山洪冲走在峡谷陡溪中叫岩石碰碎;一次失足落下悬崖,仅仅偶然遇上一蓬老鸱藤才幸得生还;一次跟一头两三百斤重的受了伤的正在狂怒奔走的野猪在林中相遇,差点被它一嘴筒撬起甩去碰死在树干上。这一切,说起来像神话,谁都不相信。但后来一颗手榴弹在近处爆炸,刀子一样的碎片各在他左腿外侧和后臀上削去一块肉,却是几个人亲眼得见的,并有医院动手术时医生和护士记下的几张文字。

于是,又有人说,他名字虽带忌,但命大,镇住了邪。然而,在他重返圣莽山后的三年零一月再零五天的那个大雪的早晨,那最初的似咒语又似忏语的预言,终于应验。

他带上名叫作刷子枪的霰弹枪去巡逻。照说,大雪天,林中的路大部分被封起来了,他不该去巡逻的。偏偏那时突然响起一种声音。绝对怪异,也绝对神秘。他像听到不可违抗的命令和不知所由的然而却是十分神圣的召唤,本能地掀开被子,从柴棒床上跃然而起,匆匆离开位于林海深处的板屋。

之后，不到两三个钟头的工夫，在一条名叫千鬼沟的峡谷的二台地上，两株砍倒的珍稀大树面前，一场生死搏斗中，他枪内的几十粒黄豆粗细的铁砂几乎一颗不脱地射进了一个人的胸膛。

杀人偿命。千古不移的规矩。他吃了官司，银铛入狱。但那死者却是该死的。致该死的于死命，于法不当，于理却通。不讲是桩功德，至少用不着以血还血。乡里、县里的仗义者都纷纷出来仗义执言。案情尽管复杂，要认真调查却也不难弄清楚。但里头涉及到一个女人，一大笔债务，一段“奸情”，再加上无形的足以起左右作用的权力之手插入，几翻几搅，就变成浑水一潭，清者难清，浊者不浊。有两次，他差点就走上了背插亡命旗之路。

好在公理正义之光终不负善良。他到底还是以自由人的身份走回到圣莽山。虽然是在一年多以后，身心两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板屋依旧，顶上爬满硕果累累的瓜藤。从门内出来迎接他的，却不是自己亲爱的妻子，而是另外一个相对年轻相对漂亮也相对妖灵的女人！商胜花？他像突然遇到蟒蛇巨兽似的，倒退几步，大睁两眼：

“你，你怎么在这里？”

那女人笑吟吟地斜睨着他：

“这是我的家啦！”

他不觉发懵，难道自己走错了路？女人双手做成话筒状套在嘴上，朝森林中高叫：“喔喔喔！大狗，幺狗！快，爸爸回家喽！”声音未落，一阵噉噉噉，两头黄麻黄麻的狗奔到面前，围着凶树欢叫欢跳。女人故意一脚踢去，恰中一头的臀

部：“哪个在叫你们哟！先到也好，该扑高点，跟他亲亲嘴儿呀！”又笑向凶树道：“也只有你这满肚皮墨水的人才想得出来，人改狗名，狗改人名，还是两个难听又难叫的外国字！”

真的大狗、幺狗到了。一高一矮，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在片石砌的短墙门口站着，一边抚弄着手上摘的野果，一边呆傻地朝院场里望着。仿佛不认识凶树。是啊，到底不是亲生！凶树不由一阵心悸。然而，他错了，两个孩子蓦地丢掉手上的采摘，跟斗翻天地扑过来，他一弯腰，父子三人便抱在了一起。爸爸！你为什么走了这么久呀？爸爸！我和哥哥摘了好多好多果子，就等你回来吃。果子有的干了，有的烂了，可你就是不回来呀！他答不出话，喉头痉挛得不能自己，泪水渗入乱糟糟的胡子丛，迅速将脸的下半部变成沼泽之地。

那女人也哭了。

不过，她似乎牢记住自封的主人身份，飞快抹去眼泪，亮出欢愉而鲜艳的笑来。拿起凶树撂在地上的简单的行李，呼喝大狗、幺狗：“怎么光哭啊！快请爸爸进屋呀！”一时间，凶树仿佛没了知觉，痴痴地随着两个孩子的牵引进入檐下贴有威武神像的双扇门。

一股温馨的气氛弥漫在眼前，如同将他包围在适意的春风之中。但他两腿却有点支持不住身子：好像刚结束一场艰苦的长途跋涉，又好像不意中喝下了过多的烈性酒，浑身软绵绵得没有半点气力。一把粗糙的然而却是宽大舒适的木椅很会体贴人心意似的出现在身后，他就那么跌落地坐下去。椅子是那女人移近的，还是孩子们共同抬到的，他不知道；怎么坐下去的，也没觉着。

他将头低埋下去，额头几乎触着膝盖，静静地不言不语。

不知道是休息还是调整感觉。抑或回味什么。孩子端来切开的自种的西瓜叫他吃，他没有动。女人捧来大盆热水，拿来显然是新买的衬衫、背心、长裤，请他洗擦更换，他也没反应。

好一阵他才慢慢抬起头，两眼迷惘地从这一处移向另一处。忽然神经质地站起来，像个性急的旅游者刚到一处名胜幽境似的，快速从过道转到睡屋，转到小厅，转到灶房，又从单扇的后门穿出去转到后院，再回来，重新进入妻子和孩子住的大屋，神愣地站在那里。

啊，家！这就是自己的家么？是的，是自己的家，并且还像从前他在时一样整齐一样兴旺。大块大块的干肉挂在墙上；满囤满缸的粮食存放在专门的小屋；从森林中采摘、挖掘来的待卖的山货，分门别类地堆积在过道的两旁；小四轮拖拉机不沾一点泥地停放在后院的敞棚里，金属部分反射着斜照的阳光；卧室内床头，根雕“圣莽之灵”依然高踞在紫檀木的底座上，巨齿阔睛，半点不减昔日的魔气人气鬼气原始自然之气。它的旁边仍旧挂着他的盛火药的牛角和装铁砂的葫芦，还有一枝枪，虽然不是原先的颇有古韵的弯柄刷子枪，而是一枝闪耀着现代化气息的双筒猎枪。

一切是如此地熟悉。可是那长久使他梦绕魂牵的人影呢？那音容笑貌呢？他的亲爱的妻子这屋里的女主人呢？没有了，一去不复返了啊！望着小窗前他用木板为之钉制的梳妆台，觉着说不出的陌生，更说不出的伤痛。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耳边鸣响。“这个家我没有料理好。树，你不生气么？”多甜蜜！妻从前爱说的一句话。每出口，脸上总带着歉意的然而又是幸福的笑。凶树的心，突然像遭到电样的闪击。辛芸，你还在？！你在哪儿？！哦，她，身后的女

人！

他没有答话，没有回身。

饭摆上桌了。新鲜难得的竹荪菇而外，还有一只炖的更为难得的肥溜溜的竹鼠。蒸汽从沙锅中冉冉升腾，屋内到处散漫着异样的香味。么狗说，是商妈专门到观音崖油竹林去逮回的，商妈猜到爸爸这几天要回家。大狗则具体讲述起猎取那生有利爪极善打洞并能在临当危险时急速穿土而逃的穴居动物的经过。“爸爸！商妈从早到黑用尖尖锄头差不多挖了一天。才把它揪着的哩！爸爸，你看商妈手上、脚上叫旧竹桩划起的伤呀！”

凶树无动于衷。

不过，她拿起土巴罐向碗里给他倒酒时，他注意到那双当初颇为细嫩的手上，如今不仅有新的伤迹，也有旧的伤痕，和数量甚多的细密的裂口，并且变黑了，质地大大变粗了。他把头转到一旁，不愿看那些过分辛劳造成的遗迹，也表示不领受那只有下贱货才敬献得出的应该算是不知羞耻的殷勤。

汨汨之声，悦耳而起。明净而略带金色的液体，像微型瀑布，泻入白瓷碗时闪着眩人眼目的光。与此同时，那张似乎永远带着野气、秀气和某种灵气的脸上，也闪出眩人的笑：“树！知道么，这酒还是前年你走后，辛芸姐也走后，我来这里摘软枣子、拐枣子和野枸杞泡的。整整有一坛，专候你回来喝。我晓得你不是好色之徒，却是好酒的君子。今天多喝点，好好睡一觉，再静养十天半月，体质就恢复了。监狱虽不是地狱，可那鬼地方，也亏人呀！现在总算老天有眼，一切都过去了，重新美美香香地过日子吧！人活在世上图什么，不就图个过得舒展过得扎实吗？这圣莽山原是从前人说的神仙佛地哩！”

凶树以背相对，不理睬。

那眩目的笑中渗出类似香獐身上特有的麝的气息：“给你说明白，树，这酒里头还有别的几样极好的东西，比如一支箭、大巴戟、淫羊藿。都是起动男功的，壮阳上品。从前我母亲上山采药，我常跟着，东来西去，也识得不少。俗话说，刀不磨不快，枪不擦生锈。窝在那该死的‘纯阳观’里一两年，日久荒疏，病易起，恐怕你也落下症候了。男人就怕不是男人。底下一出毛病，做什么都差一格。我查过书的，半点不假。树，你要多留神，我……”

凶树猛地站起，转身打断她的话：

“别嚼舌头了！我，我感激你。可我，我也恨你，十分恨你！”

女人仿佛突遭雷击，身子剧烈震抖一下，脸上的笑凝固住了。身上几处肌肉骤起痉挛。这从她那薄薄的紧紧的乔其纱上衣的动弹起伏中可以看得出。

“树！说得对。我也一样对你，感激你，可也恨你，是的，恨你！”

说完退去坐在屋角，捧着脸大哭起来。哭得十分伤心，十分洒脱，也十分愉快。两个孩子扑过去分别从左右两边抱着她，惊慌喊叫：“商妈！商妈！你怎么啦！”

凶树昏昏地想：我这辈子算遇着你了！难道一切是命中注定，前世所由？……

……

大家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

大群大群的乌鸦，从山外圣莽镇的河滩上返回飞过板屋的上空，在欢乱的噪叫声中，翅膀扇得空气呼呼作响；无数的

白色烟雾从远近的峡谷中升起，渐渐笼罩林莽，越来越浓，越来越厚重，变成玄色的幕，将一切都掩盖起来。只有天边偶尔跃出电闪的时候，近处的山峦、高树才一现它们显得神秘的轮廓。

院外四周草丛中的蚊子，望见室内的灯光，大量拥进板屋，到处都是嗡嗡之声。叫不清名字的各种各样的飞蛾也来凑热闹，接二连三勇猛直前，冲向壁上以煤油作能源的亮油壶，作日本神风敢死队零式飞机式的自杀。近处树林里大约有沼泽，青蛙起劲地叫着，和蚊子蜂鸣般地起哄掺在一起，叫人听来格外心烦。

可能要下雨了，气压低得滞阻呼吸。七月的天候，本来就热，现在一闷，温度便觉得更高。加上地处山林，湿度大，屋子就像一座蒸馒头的蒸笼，而人则在蒸笼里面。无论是谁，凡裸露的皮肤，都汪着一层汗，斗着灯光闪亮。

丰盛的饭食，早已变凉，却仍然完整地摆在桌上。连孩子们也没有去动一筷子。

孩子们打着瞌睡。

大人则沉默相对。

但终于又说起话。

“你走吧！你该，该走了！”

“树，你就这样赶我么？”

“你我过去不曾有过瓜葛，现在也无任何关系。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攀扯！”

“可我在这屋里已经一年多啦。”

“你这是鹊巢鸠占！懂吗？鹁子占了喜鹊的窝！”

“哈哈！喜鹊？鹁子？怪哟！我什么时候成了鹁子，你什

么时候成了喜鹊啊！哈哈！”

“住口！谁和你涎脸？！”

“树！别嚷我。要说喜鹊，你我都是喜鹊，一对并排飞着共同叼着一根枯枝去筑窝的喜鹊。对么？”

“你究竟走不走？”

“树！这夜晚，老山林，你叫我哪儿去？”

凶树默想一下，忽地从椅子上起身，就地打个转转，咬牙道：“好！你不走，我走！请不动，总躲得了！”去屋角抓起那小卷带回来尚未打开的行李就朝外走。

那女人哀求地揪着他的衣袖，他抬臂一甩，将她荡去老远。两个孩子震醒了，惊鸣呐喊，爸爸！爸爸！你又要走了呀？他猛烈一浪躯体，将挎上肩的行李抛到背上，回身弯腰下去，一手抄起幺狗，一手扯着大狗：“走吧！跟爸爸一路！”但是，刚出板屋，还没到围墙的门边，两个孩子已经意识到什么，使劲挣脱了。

那女人奔出来，跪在他面前：

“树！你，你就这样不像个男子汉么？”

音调尖峭又尖峭，锥子似的扎进凶树的心。他蓦地想起几年前的那个同样也是闷热、行将暴雨倾盆的夜晚，她那时也对他说过这句话来的。只是那时的意味是挑逗，是反激，而此刻则是凄惶、痛苦和失望。

一个闪电突然袭来。他看见她脸上泻满了泪，亮晶晶地，好似一条条小河，又仿佛是沙漠仙女专门为艰难跋涉的旅人设下的琼浆。他忽然感到很渴，喉头上已经窜出了火苗。但仅仅一霎，他便驱走了这种感觉，并抬腿从她身边迈了过去。

2

那始终是个谜的怪声，又响起来了。

但凶树不知道。凶树还在梦乡之中。

不，他不完全在梦乡，而是在似梦非梦之间。现在，早晨六点，虽是冬季，离天亮还有得好一会儿，照说他也该起床了。一年中的多数时日，他都是比这时间早就开始一天的劳作的。选择这样的生活环境人生道路，哪贪得懒？

但今天，有点例外。

在下雪呢，整个森林都没入白茫茫的世界。

尽管雪是昨天夜里他上床之后才开飘飞的，没看见，雪落无声，也传不到他耳朵，但凭感觉凭经验，他知道。三天连续不断的西伯利亚寒流，又加一个下午的翻越秦岭山脉刮来的大风，将上下空间一点点残存的暖意撵得无踪无影，冬腊月的天日，哪会有别的景象？他甚至感觉得出那铺天盖地而来之物，密度有多大，随风展现着什么样的舞姿，在林间各处塑出些什么样的造型，在他巡逻的小径上堆积得有多么厚。

啊！凶树终于听到那怪声了。

他本能地跃然而起。

一个女人在哭泣；

一匹病马在呻吟；

几个孩子在呼唤妈妈；

数不清的小鸟在啾啾；

两三只巫师的海螺在交替长鸣；

.....

缥缈，遥远，虚幻。如游丝，如秋虫在草间跳跃。一切都似有似无，似是似非，恍恍惚惚。偶尔又如梦中闻雷，脑后鸣炮，叫人胆裂魂惊。仿佛群兽怒吼，仿佛万木齐摧，仿佛巨崖倒塌，仿佛狂风暴雨中突然发生的直泻长坡的泥石流。往往蓦然而起，戛然而止，来去无踪。

这就是那神秘的声响。

凶树第一次听到它，是在一盘磁带上。

五十年代，一位电影导演来圣莽山体验生活、选外景。还在老远，便大声赞叹：“真是‘蜀国多仙山’呀！”小住一场，他拍了许多陡壁危崖，幽谷小溪，飞禽走兽，瀑布流泉，山花异虫。同时录下了这寂寞而不寂寞的世界的诸般声音：比如晨曦初现林海时的雀鸟欢唱；傍晚起风时的万顷涛声；半夜的豹吼狼嚎，和狐狸的始终如怨鬼哀叫的旨在向异性卖弄风骚的嗥鸣；晴天的单调但不无情趣的啄木鸟的丁丁伐木；雨天的涨满整个天地的哗哗啦啦。

凶树对不起父亲。凶树一走二十年，重回圣莽山时，父亲老歪襟已死去很久。因为内疾，也因为从繁华城市移居这莽莽绿色世界，新鲜感一过，闲时实在寂寞无聊，于是产生了追索、探究父亲一生的念头。

父亲在这几乎杳无人烟的天地里，孤苦而艰辛地奋斗多半生，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破家。妻子惨死在这里。最后他自己的性命也丢在这里。狠毒的歹徒用利斧不仅砍掉他的头颅，还砍掉了他的四肢。

几年中，凶树一有空便搜集，访问当初跟父亲打过半点交

道的人。他要为他立传。

利用去省城开会的机会，他奇迹般地找到了那位导演，仔细看了当年的拍摄，并带回一盘导演赠送的复制的录音磁带。过半个月，偶然拿出一放，那怪异的声音便逐渐传出来。凶树非常吃惊，记得在导演家里初听它时根本没这样的声音呀！写信去问导演，导演回信说，他所存的原带上绝对没有那样的声音，当年在林中录制时也未曾听到过那样的声音。导演分析是不是凶树自己产生了某种错觉？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原是容易产生幻觉和错觉的；要不便是复制过程时混进了来自旁边摄影棚的杂音，那会儿电影厂的摄影棚正在拍古代战争巨片的一个悲壮场面：胜利者拷打不屈的俘虏。凶树想，大概是吧！自己儿时生活在圣莽山，现在又生活在这里，从来没有听到过那样的声音。圣莽山也不可能有那样的声音。既然没有，当初就不会录制到磁带上。

然而，有次在山脚下访问一位跟他父亲相熟的老药农潘五爸时，潘五爸却说，圣莽山有那样的声音，从前他进山挖药，夜晚睡在山洞中亲耳听见几回。他好生惊讶：

“那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五爸。”

“地底下。”

“地鸣？这儿属于地震多发地带？！”

“不。鬼赶场哪！就像我们人世一样，阴间也兴做买卖呢！听人说，山底下是一座鬼城。”

“嘿！我日夜在林子中，怎么没听说过？”

“你年纪轻，阳气盛，火头高。再说，你在城里机关当过干部，不信鬼神。你不信，它自然就跟你交接不通音信儿。”

虚妄，百分之百的虚妄。